



## 精短小说

想象,为经验插上翅膀

# 有梦想的新兵

■胥得意

转为士官后,高成就成为一个真正的老兵了。下士军衔上两支钢枪交叉在一起,散发出凛冽的寒气。那一道细细的标志有着金属般的光芒。没事时,高成会侧着头看自己肩上的军衔,看过左肩看右肩,越看心里越喜欢,当然,越看越觉得沉甸甸的。

高成17岁就参军了,他理想的职业就是舞枪弄炮。成为下士的高成遇上的第一个重任是去带新兵,连队宣布这个命令时,高成猛地觉得自己成熟了,腰板像是拔出了节,人整个往上长了两寸。

班里的新兵陆续到齐了,高成发现,班里的七个新兵从高中生、大专生到本科生都有,年龄也是从17岁一直跨到了24岁。而他的年龄处在不大不小的位置。但想到自己是班长,高成心中又多了一些底气和责任。

孟想24岁,是班里年龄最大的,他的眼睛里埋下了成堆的深沉。高成每次看到孟想时,都觉得眼前这个新兵有好多的心事。

每天早上,孟想早早地睁开眼睛,躺在床上等起床号。高成示意他几次,不能提前起床,这样是破坏作息规定。孟想小声反驳,我只是醒着想事,没有起床。高成想了想,这个新兵也没有做错什么,但还是因为自己被顶撞了,心里觉得不舒服。

孟想的被子每天都是叠得最快的,鼓囊囊的新被子,被他三下五除二地一弄,不一会儿就是平平展展的,甚至比高

小妹卧床不起,不停地咳嗽。乡村医生断定,她得了绝症。望着奄奄一息的小妹,我和茂哥都很心疼,想送她去城里的大医院,可是,我们做不到。我们住在大山里,山连着山,山外还是山,都是羊肠小道,我们没这个能力。乡村医生说,你们就是有能力,也没这个时间,她想吃啥就给她吃点啥吧。

小妹什么也不想吃,她似乎已无吃的能力。乡村医生说,那就问她有什么愿望,满足她最后的愿望吧。

我们问小妹最想做的事是什么,小妹说,她最想看凤凰。

村子后面的山,叫凤凰山,高数百米。山顶被称为凤凰岭,云蒸雾罩,据说偶有凤凰在此歇脚,村子里有人见过,但并无第二者在场,凤凰岭有凤凰,便是传说。

小妹要看凤凰,我们不知所措,陷入困境。

小妹不是我们的亲妹,是村子里的一个小女孩,我们叫她小妹,一村里的人,都叫她小妹,小妹是她的名字。

我和茂哥是这里的守线兵,还有一个兼职卫生员小戴。我说,小戴要是在就好了。茂哥说,小戴也无能为力。我们连个班的编制都够不上,叫“点”。茂哥是点长,就是负责人的意思。

我和茂哥正犯难,一只美丽的公鸡追逐一只母鸡,从我们身边飞奔而过。野鸡!我大声喊道。

茂哥问我,你惊呼什么?我说,我们可以抓一只野鸡,说是凤凰,小妹怎么能知道呢?她又没见过真凤凰,我们都没见过。茂哥笑了,夸我聪明。我们每周要进到大山里巡查电话线,见过很多动物,包括野鸡。小妹小,才七岁,又是女孩,没进过深山,自然没见过野鸡,拿野鸡当凤凰,应该不会被她发觉。

我自作聪明地说,要公野鸡,公野鸡漂亮,有长长的翎子,更像凤凰。

我们开始捕捉公野鸡。我们进到山里,在茅草厚密的、有着野鸡窝印迹的地方,立上树杈,撑起鸟网。野鸡回到窝里,听到动静,惊飞之时,就会撞上鸟网。第一天,我们什么也没捕到。第二天,我们捕到了一只母鸡。我们一共捕到了三只母鸡,就是捕不到公野鸡。茂哥到底是点长,他想出一个办法,让我们用逮着的母鸡把公野鸡引来。他把母鸡的脚系在一株松树上,在松树周围布上网。清晨,我们到山里面去看,网子里果然有一只美艳的公野鸡。

我们把公野鸡装在蛇皮袋里,用火钳把袋子烙了几个窟窿,怕公野鸡闷死。第二天清晨,我们把小妹妹用绳子绑

以文学的形式聚焦中国梦强军梦,无疑是军旅作家的重要责任与使命。“精短小说”因其“轻快”的文体特质,更便于直面和融入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;应时而动,犹如一支“轻骑兵”,风驰电掣间,有刀光剑影闪烁;在文学的竞技场亮相,书写的是“正在进行时”的军旅生活。

本期“文学作品”版集中刊发四篇“精短小说”,从不同的角度切入火热的军营生活,抒写细腻的军人情感,描摹宏大的军旅情怀。

——编者

成叠的被子还标准。有的新兵就向孟想求助,孟想也乐意帮忙。队列训练时,孟想的动作又规范又标准,高成总会把他叫出列,给战友们示范动作。

虽然孟想是个上进心很强的新兵,但高成有时心里还是不太喜欢他。因为孟想总在私下里向他提意见。一天,全连新兵会操,高成带的班得了最后一名,他觉得没面子,晚饭后把全班拉到操场上加练了一个小时。训练结束,孟想找到了高成,说如果心平气和地训练就是小型练兵,如果带着一肚子怨气那就是变相体罚。

还有一次,连队要检查内务卫生,高成安排孟想叠全班所有人的被子。理由是他的标准高,但是被孟想拒绝了。他说这是弄虚作假。更让高成生气的是那次全营抽点新兵参加条令考核。不巧的是,班里被抽上的新兵是条令学得最差的那个,结果在考核时高成带着这个新兵去了卫生队看病。这个新兵虽然以特殊理由躲过了考试,但是孟想却明白其中缘由。在班务会上,孟想发言时直接讲到了这件事,他说班里的任何人都不能临阵脱逃。孟想的发言让高成的脸都变了色,从此,他认定这个新兵就是一个“刺头”。

不久,高成的生日到了。那天晚点名结束刚回到班里,高成就被新兵们围住了,带头的还是孟想。孟想说,今天是班长的生日,我们没有蛋糕,也没有礼物,但我们给班长唱两首歌祝你生日快乐吧。说完,孟想起头,带着全班唱起了《班长》和《生日歌》。那天是高成过得最特别的一个生日。这个平时坚强又乐观的班长,怎么都没有忍住,眼泪还是流了出来,弄得新兵都跟着不好意思起来。

那天,高成动情地讲,我是你们的班长,我就是要把你们带成最出色的兵。看着高成充满激情的样子,孟想在心里忍不住乐,他觉得班长挺有意思。不知不觉,新兵连的日子就要结束了。高成所带的新兵班在考核中一举拿下了队列、投弹和条令考核的三个第一,而孟想也被新兵连评为了优秀新兵。

新训结束的那天晚上,高成和孟想相约到了操场。高成欣慰地对孟想说:“你真的很优秀。你当兵的目标是什么?”

孟想的目光定定地看着高成,少顷,若有所思地说:“想当一回‘优秀士兵’。”高成很是赞许:“挺有追求呀!”

孟想点点头说:“17岁那年,我从大学入伍,为了完成学业,当了两年兵就退伍了。可是,回到大学我一直在想,当一回兵竟然连‘优秀士兵’也没评上,心不甘呀。”

猛然间,高成发现了什么,你手机相册里的那个上等兵,原来不是你哥,就是你自己呀!

孟想淡然地瞥了一下高成,诡笑道:“我现在是你的新兵,如果当年我不退伍,当上了新兵班长,带的就是你们这批兵。”

前吸烟。他因为哮喘,上不到山顶,便没有跟我们一起去。我们很兴奋,顾不上吃饭,向村子里的人讲述凤凰。黄昏时,小戴回来了,他仔细瞧着小妹。他说,小妹可能是误诊,她很可能是被一种有毒的草侵蚀,且呼吸了有毒的氡气之气体,一副解毒的草药,就能让小妹好起来。

我们都以为小戴是说胡话,他毕竟只是个卫生员,而且还是兼职的。除了拿感冒退烧药,让我们多喝水,他也不会别的。小戴说,相信我吧,我这次休了23天假,只在家待了两天,刚回家的那天,还有归队的前一天,其余时间,我都在我们县中医院,跟一个老中医学号脉,学认中草药。

我心里暖暖的人。我相信小戴,他不是个乱编的人。

小妹的娘走向屋角,拿起久不用的那个药罐子,到溪沟边清洗。我们准备与小戴一起进山采草药。

小妹的娘突然说,熬过的中药渣,要被人踩,让踩药渣的人,把病灶(病魔)带走,生病的人才会好,要不,喝多少药都不会好的。村子这么小,就这么几户人家,关系好着呢,怎么好意思把病灶带给别人。

我说,那是迷信。小妹的娘脸上便有不快。茂哥偷偷捅我一下,我就不再吱声。茂哥说,也许有路过的人。小妹的娘说,这孤山野岭,哪有人路过?茂哥说,总会有,第一天没有,第二天、第三天,总会有的。打猎的,进山采蘑菇的……

小妹的娘脸上愁云散开。

深夜里,茂哥悄悄起床,穿衣。他要干什么呢?如厕不至于穿戴这么规整,我悄悄地看着他。

他往山下的村子里走,走向小妹的家。他的双脚,很有力地落在小妹家门前踩过。他走得很慢,像是故意要将脚印留在地上。一股中药的味道在清凉的空气里弥漫开来。

五天后,小妹的病好了,蹦蹦跳跳地跑来找我们。她手里拿着三个鸡蛋,说是她娘给自己煮的,还热乎着呢。我们不要,让她自己吃,她急得眼泪就要流出来。天不冷不热,阳光温和而不刺眼。这天不是维护线路的日子,我们把小桌小凳搬到“点”外的坡地。三人中数我最有文化,被他俩称为“秀才”。茂哥吩咐,“秀才”教小妹识字,他在旁记日记。小戴的膝盖上放着一本书《神农架中草药》,这次探亲,他从老家带回的。

有风吹过,我们各自停下手中的活,望着小妹。小妹仰头,远眺凤凰岭,满脸甜美。她一定是想起了那只“鸟”,那只美丽的“凤凰鸟”。

## 凤凰鸟

■曹剑

“跳啊,你想在上面荡秋千吗?”站在软梯下面的沙坑旁的王老兵,气急败坏地仰着脸,冲着石坚喊道。可双手紧紧抓着软梯顶端横木的列兵石坚,浑身却哆嗦成了一团。

在石坚的眼里,高大的王老兵此时跟个小黑点似的,这让他的双腿抖动得更厉害了!

“要是你还想在上面看风景的话,我可没有闲工夫陪你啦。”见石坚还在“荡”着秋千,王老兵放开大嗓门吼道。“他这是在使激将法,绝不会扔下我不管的!”想到这,石坚的双手将横木攥得更紧了。

“你真是个软蛋,要是知道你会是这个样子,我让你先学一步干嘛?算我看走眼了!”没想到,王老兵这回真的离开了。

年初,班长当得风生水起的王老兵主动让贤,当起了老兵,连里鉴于他是障碍训练的“大拿”,就让他负责列兵的障碍训练。在每个课目正式开训之前,他都要先给一名战士开“小灶”,然后让这名战士配合自己的讲解做动作。开始训练的那几个障碍,石坚是非常盼望着能被王老兵相中的,可王老兵却对他视而不见。当训到软梯这个障碍时,石坚本来避开了王老兵搜索的目光,谁知王老兵偏偏哪歪不开提哪歪。“我有恐高症呀,这已不是秘密了,你可……”他本想着战友们的面将自己的“病”说出来,当他看到王老兵那副霸道的样子,吓得把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……

总在这儿“荡”秋千,也不是个事呀,我只能豁出去了!石坚终于镇定下来,迅速将王老兵讲的动作要领又复习了一遍,将心一横,跳了下去!

双脚马上要沾到地面了,石坚吓得闭上了双眼。这时,他的腿被挡了一下,正在他踉跄着要摔倒时,他的后衣襟被拽住了。拽他的是谁呀?除了王老兵还能有谁!王老兵不是走了吗?你以为王老兵真的走了,他哪能扔下石坚不管呢!

“原来你有恐高症是假的,真正的原因是不想让我欣赏你的第一跳啊!”王老兵待石坚站稳了,像是恍然大悟地说道。“假

## 障碍

■郭光

的?我怎么开这样的玩笑呢?”石坚的心仍“怦怦”地狂跳着,将头扭到另一边去了。

“你还有胆量再来一次吗?如果想缴枪,我就另请高明啦!”“我不是已完成了第一跳吗?你咋还这样挖苦我?真是‘是可忍,孰不可忍!’”想到这,石坚就“噤噤”地向软梯跑去。

“你先停下来,我还有话要说呢!”石坚没有转过身来,背对着王老兵站住了。

“双脚落地前,双腿要微微弯曲一些,这样当你脚沾地时,借着反弹的力量,你就站住了!”

当石坚爬上软梯时,觉得自己的腿抖得不那么厉害了。只是王老兵那副漫不经心的样子,让石坚无比气愤,于是,石坚想用一串漂亮动作告诉王老兵:我绝对是不可以小视的!

在完成第二跳时,石坚竟有了点时间

## 白杜鹃

■黄自宏

28岁的王晟江,不知不觉间进入了“剩男”队伍。他生在贵州毕节,春夏之交,满城开满各色杜鹃。几年前,他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西藏那曲。想不到,连队营室里竟有一棵20公分高、银耳般雪白的杜鹃花。白杜鹃在很长时间里成为支撑他不想家的理由。

夏天正午,金水般的阳光漾得人睁不开眼,大地像一张刚出炉的麦饼,冬天平均气温多在-20℃以下,起床需要毅力,洗澡需要勇气……边防的艰苦,他早有心理准备,依然满怀激情和梦想。

初夏的那曲,积雪依旧遍地,灰蓝的天幕中,暗灰的积云被狂风和闪电疯狂地撕扯割裂,灰溜溜地四处躲闪流窜着。刚休假归队的王晟江被提升为副连长,兼军人委员会主任。

他这次休假相亲,又以失败告终。爱情于他像酸涩的橄榄,却毫无回口的幽香清甜。他面目清秀,身高1米75。父母建议他愈近求远,试试周边或者省外。不久,一位朋友询问他的基本情况后,发来一张微信名片,是位24岁的四川籍国航空姐,叫林嘉莉。

两人用文字和语音聊了各自的工作生活。巧的是,两人的手机铃声,最喜欢的歌曲都是《默》。“忍不住化身一条固执的鱼,逆着洋流独自游到底,年少时侯度过过的誓,沉没独沉没在深海里……”

当晚,林嘉莉辗转难眠。从小生活在全国双拥模范城市乐山,她一直仰慕崇拜军人。工作后飞拉萨林芝航线,常邂逅西藏军人;或险颊黝黑或“高原红”,或头发稀疏或夹杂银丝、双手粗糙指甲凹陷……都令她百感交集,敬佩之情油然而生。她听说,那曲自然条件恶劣,军营外没有自然生长的活树,只要能种活一棵树苗,就有机会荣立三等功……

工作后林嘉莉谈过几次恋爱,但空姐的工作忙碌,聚少离多成为分手的主要理由。她所在的航线上,经常能见到进出西藏的军人,接触多了,她感到和军人有种心灵上的共鸣。自己正处在花样年华,身为公司的工作标兵,很多时候也想找个成熟坚实的肩膀来靠。月华如水倾泻,独处时,她满脑子滚动着那首《默》:“我被爱判处终身孤寂,不还手不放手,笔下画不出的爱,心间寂寞的缘,是你……”她一直向往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,一次义无反顾的爱情。

第二天轮休,下午乘高铁回乐山,父母又安排她去相亲。坐在伽蓝酒吧卡座,她优雅地喝着鸡尾酒“See You Tomorrow”,吃着水果寿司和椒香牛排。眼前的男人高大英俊,彬彬有礼,能说会道。但交谈中,她却没有昨晚和王晟江聊天时的那种轻松愉快。

下一个工作日,她正好飞成都到贵阳航线的往返,其间在龙洞堡机场

休息。她提前告知王晟江自己的行程。王晟江兴奋得几乎一夜没睡,请好假,提前一个小时就来到机场,在大厅外等着。眼看离预计着陆的时间只剩一刻钟,广播里突然传来消息,由于上空强烈气流影响,某航班将继续颠簸盘旋,暂时无法降落——正是她那班飞机。一颗心突然提到嗓子眼,他心里默默祈祷。两小时后,一片可爱的白云,拉扯着雨后阳光的金色丝线,将天空的伤痕补缀完整。飞机终于平稳安全着陆。接到她略带歉意的开机电话,他连声说“平安是福”,这才长长松了口气。

空乘人员走进与候机大厅毗邻的休息厅,眼尖的王晟江一眼认出林嘉莉:像成都的冬阳般明媚温暖而不刺眼张扬。王晟江措手不及地遭遇了爱情。趁着林嘉莉休假,王晟江开始了四川之旅,从青城山、都江堰到杜甫草堂、武侯祠、峨眉山。五月的峨眉山,满山的杜鹃花让他流连忘返。

王晟江吃饭时总是改不掉吧唧嘴的习惯。林嘉莉的母亲做了一大桌好吃的,他生怕嚼得太响亮,于是吃得很低调矜持。她母亲开玩笑道:“你这是部队吃法?我们不知你食量大小,爱吃什么,忌口什么,所以没给你夹菜。凑

合将就一下,太客气只会饿肚子。”林嘉莉也快笑岔气了,他这才挑起眉毛舞,三下五除二,恢复正常吃相。

休假归队,他俩一同乘飞机到拉萨。林嘉莉说,她已申请赴藏工作半年,“有空我坐火车去看你。”她一双流光溢彩的眸子,闪烁着精卫填海的决心和夸父追日的毅力。她顿感鼻子酸酸的。

第一次到那曲,细碎的雪花飘舞着,还没出火车站,她开始有剧烈高原反应,到营区时,已感冒发烧。她背起她快步跑向卫生队。头晕晕的,伏在他温暖的背上,她感觉心跳好像是暴雨冰雹打在那曲的荒原上,不知不觉沉沉睡去。第二天醒来,烧退了,看着她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,她知道他整夜没合眼。她把手指伸进他的头发里,就像抚摸一匹驯服的骏马。

等身体好转,王晟江带她走出营区转转,还亲手为她做竹蜻蜓和彩色风车,在草原上捡黄蘑菇,捡苍鹰的翎毛。热情的村民,还让她骑了马和牦牛。等离开时,她突然发现牦牛眼中滚落出一颗大大的泪珠,她有些不解。藏民微笑说,好久没有看到这么美丽的军嫂了,就连牦牛都被感动了……

6个月的进藏工作很快结束了。临行前,王晟江请假到拉萨贡嘎机场送林嘉莉,手里握着结婚证。看着傍晚的苍穹,他心潮起伏,想象着:要用星星拼凑出她的名字,用白云做成婚纱,用朝霞点染她的红唇,那时候,她准是世上最美丽的新娘……

那曲初春的清晨,西边的红霞带着一簇簇射线状的尾巴。他来到连队温室,手捧那棵还未开放的白杜鹃,望着朝阳,向着东边默默祈祷,憧憬为她许诺的一切,忌口什么,所以没给你夹菜。凑



夏日的梦(中国画)  
郭明耀作

长征 第4256期

